

第 一 卷

这是六月里一个闷热的黄昏，比萨神学院图书馆的窗户全都敞开着。小伙子亚瑟坐在那里，翻查着一叠布道的手稿。这时，院长蒙太尼里神父停下笔，慈祥地注视着埋在手稿里的一头黑发的脑袋。

“找不到吗，亲爱的？没关系，那一节我再写一遍，也许已经被撕掉了。”

“不，神父，我一定得找到它，我记得你把它放在这儿。你就是重写一遍，也绝不会和原来的一样。”

蒙太尼里又继续写他的文章。

“《论麻疯病患者之治疗》，在这儿。”亚瑟迈着轻柔的步子走到神父面前。在家里他的这种步态总是引起家人的反感。他那修长瘦弱的身子一点儿都不像三十年代英国中产阶级的青年人，倒有些像十六世纪肖像画里的意大利小伙子。从他那长长的睫毛，敏感的嘴角和娇小的手脚看，身体各个部位都显得过分精致，轮廓格外分明。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别人

准会把他当作一个漂亮的女扮男装的倩女；一旦走动起来，他那轻盈的体态，立即会使人联想到一只驯服了的没有利爪的黑豹。

“真的找到了？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亚瑟。我老是爱丢东西。行了，现在我不想再写了。咱们到花园去，我帮你做功课！你什么地方不懂？”

他们走出房间来到花园。这个花园四周有回廊，到处郁郁葱葱，一片静谧。靠着树干有一条粗糙的长凳，蒙太尼里在上面坐下来。亚瑟在大学里攻读哲学；因为在一本书里遇到难题，所以才跑来找“神父”帮助解疑的。尽管亚瑟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但蒙太尼里对他来说却是一部百科全书。

“我现在该回去了。”蒙太尼里给他解释清楚了那节书后，亚瑟说，“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需要我做的話。”

“我今天不想再工作了，如果你有空，能不能陪我多呆一会儿。”

“噢，好吧！”他靠在木兰树上。他那双在黑睫毛下闪烁的深蓝色的、梦一样神秘的眼睛和他那出身于康沃尔郡的母亲的眼睛一模一样，蒙太尼里赶忙转过脸去，唯恐碰见这双眼睛。

“你不该急着入大学，整夜看护病人把你身体都拖垮了。当时我本该坚持让你好好休息一阵子再离开莱亨。”

“不，神父，那会有什么用呢？母亲一去世，我再也不能在那间令人难过的房子里呆下去了。朱丽亚会把我逼疯的。”

朱丽亚是他异母长兄的妻子，可是对他来说，她就像一根毒刺。

“我本不想让你和你家人住在一起，”蒙太尼里温和地说，

“我明白那对你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可我当时是多么希望你能够接受你那位当医生的英国朋友的邀请，去他家住上一个月再来上学嘛！那样的话，情况就会好多了。”

“不，神父，我真不想那么做！华伦医生一家都是好人，待人和善，可他们并不了解我。我从他们的表情上就看出来他们同情我，他们会想办法安慰我，也会无意中提到母亲。当然，琼玛是不会的，在我们小的时候，她就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可别人会说的。而且我不仅仅是为了这个。”

“还有什么呢，孩子？”

亚瑟从一株垂落的毛地黄茎叶上摘下几朵花，放在手里，神经质般地揉搓着。

“那个镇子可让我受不了，那里有几家商店，是我小时候妈妈给我买玩具的地方，还有海滨那条路，是她病重之前，我经常扶她散步的地方。在那儿，更令我伤心的是教堂的那块墓地，我一见就伤心……”

他突然不说了，只是坐在那里把手里的毛地黄花瓣扯得粉碎。天色逐渐黑了下来，但昏暗中仍然可以看见蒙太尼里那吓人的苍白的脸。他低着头。

过了一会儿，蒙太尼里抬起头来看了看四周。

“无论如何，现在我是不会让你回那儿去了，今年一放暑假，你就得好好休息一下。我不能眼看着你的身体垮下去。”

“被学院放假后，你打算到哪儿去，神父？”

“和常年一样，我要先带学生进山去。到八月中旬副院长休假回来，我想动身去阿尔卑斯山，我可以带你作几次深山漫游，你一定喜欢去看看阿尔卑斯山的苔藓和地衣什么的。”

“神父！”亚瑟兴奋地拍起手来，“我肯定什么也不干，跟

你一同去那儿。只是……我不知道……”他停了下来。

“你觉得勃尔顿先生会不同意？”

“他当然不会乐意我去的，他真不好说话。我已经十八岁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了。他是我的异母兄长，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偏要听他的。况且，他对母亲从来没好过。”

“可他真不同意的话，我想你最好还是不要和他搞僵。不然你在家里的处境会更困难，如果……”

“不会再困难了！”亚瑟激动地打断他的话，“他们一向把我看作眼中钉，以后还会如此……不管我怎么做也难以改变他们的态度。再说，你是我的忏悔神父，詹姆斯难道真的会反对我同你一道外出度假吗？”

“记住，他是一个新教徒。不管怎样，你还是先给他写封信，听听他的意思。你可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孩子，人们爱你或是恨你，完全取决于你的所作所为，凡事要三思而行。”

“是的，我知道。”接着又叹息着说，“这可太难了。”

蒙太尼里突然换了一个话题：“那天阿莱索教区的主教在我这儿，我本想让你和他见见面。”

“可是我事先已答应了一个同学到他的住所去开会，如果不去的话，他们会一直等我的。”

“什么会？”

这个问题使亚瑟很窘。

“那……那不是什正……正规的会议，”他回答时胆怯地结巴起来，“有个从热那亚来的学生给我们讲了一次话……算是一……一次讲演吧……”

“他都讲了些什么？”

亚瑟犹豫起来。“你不会逼我说出他的名字的，是吧？因

为我答应过他……”

“我不会问你什么的。如果你已经答应替人家保密，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到现在，我想你总该信任我吧。”

“当然了，神父，我完全信任你。他讲的是关于我们……我们对于人民的……和对于我们自己的责任；还讲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去帮助……”

“帮助谁？”

“农民……和……”

“和什么？”

“意大利。”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告诉我，亚瑟，”蒙太尼里转身对着他，非常严肃地说，“对于这件事情你考虑多久了？”

“从去年冬天……”

“是在你母亲去世之前吗？她知道这件事吗？”

“不。那时候我……我对这种事并不关心。”

“那么现在你……关心了？”

“事情是这样的，神父，”他双眼看着地面，开始讲述那段经过，“去年秋天我正准备入学考试，认识了许多大学生，这你还记得吧？对，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跟我谈起……所有这一切，他们还借书给我看。当时我对这些并不热心，我一心想着早点回家去看母亲。你是知道的，那所房子就像监狱，母亲住在那些人中间该有多艰难、多孤独；单是朱丽亚那张刻薄的嘴就够她受的了。入冬以后，母亲的病加重了，我也就顾不上去考虑那些大学生和他们借给我的书了。后来，母亲不行了……那段时间里我一直陪着母亲直到她离开人世。

晚上我通宵看护着她，白天，琼玛·华伦来替我照料母亲，我才睡上一会儿。也就是在那些漫长的不眠之夜，我才想起了那些书，思索起大学生们所说的话……我很想知道……他们的话是否有道理……圣明的主对于这一切会怎么说。”

“你问过主吗？”蒙太尼里的声音开始有些颤抖了。

“是的，神父。我经常对主祈祷，求他告诉我该做些什么，或让我和母亲一起死去，但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你跟我却一字不提。亚瑟，我本来希望你能信任我。”

“神父，对你，我向来深信不疑！可是每个人总有自己不能告诉人的什么事情。我以为，对于这件事，即使是你或母亲都帮不了我的忙。我一定要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答复。你知道，这事同我的一生和我的灵魂都休戚相关。”

“后来呢？”他慢吞吞地说。

“后来……母亲死了……”

他们沉默不语，在黑暗中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蒙太尼里慢慢转过身来，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亚瑟的肩头上。

“我的孩子，你心里想着要干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

亚瑟站起来，好像背诵教理问答那样慢慢地回答：“我要献身于意大利，把她从受奴役和贫穷的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把奥地利人赶出我们的国土，把意大利建成一个只有基督没有国王的自由共和国。”

“亚瑟，想想，你在说些什么！可你自己还不是意大利人。”

“这并不重要，我就是我。既然我了解这个事业，我就一定要献身于这个事业，使其成为现实。”

又是一阵沉默。

“你刚才所讲的就是基督要说的……”蒙太尼里正缓缓说

着，亚瑟却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基督说‘凡是我献身的人都将得到复活’。”

蒙太尼里把一只胳膊靠在树枝上，把另一只手放在眉毛下遮住双眼。

“来坐一会儿吧，我的孩子。”

亚瑟坐下，神父把他的双手紧紧握住。

“今晚我不想跟你辩论，”他说，“对我来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让我仔细想一下，以后我们再好好谈谈。可眼下我只要你记住一件事。如果你为这事惹出麻烦来，如果你为了这事送了命，你会使我心碎的。”

“神父……”

“等等，让我把要说的话说完。我曾经对你讲过，在这个世界上，除你之外我再也没有别人了。我想，你现在还不会完全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年轻人很难懂得这一点。亚瑟，对我来说，你就像……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你还不明白吗？有了你，我才有了光明和希望。我就是死，也不让你出什么差错，甚至断送了你的一生。我自己是无能为力了，也不想让你对我作出任何许诺。我只要求你记住这一点，并且事事谨慎小心。在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之前，要三思，即使不为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也要为活着的我。”

“我记住你的话了……那么……神父，你就为我，也为意大利祈祷吧！”

他默默地跪在地上，蒙太尼里轻轻地把手放在他那垂下的头上。过了一会儿，亚瑟站起身来，吻了吻神父的手，迈着轻盈的步子，穿过沾满露水的草地，走远了。蒙太尼里独自坐在木兰树下，直盯着前面的一片黑暗。

“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他想，“就像对大卫的惩罚一样。我玷污了他的圣地，亵渎了神灵。他一直耐心等待着我彻底的悔悟，而现在终于赐罪予我了。就像《圣经》上所写的：‘我在芸芸众生之前除旧布新，你在阴暗角落里苟且偷生；你的后代终究会得到报应。’”

二

亚瑟和蒙太尼里去“漫游瑞士”的想法，他的异母兄弟詹姆斯·勃尔顿先生并不同意。可他转念一想，亚瑟和上了年纪的神学教授的这种实地考察植物的旅行活动也没有什么害处。如果硬加阻拦，而亚瑟又不知其内中缘由，势必会认为他专横无理，会把一切都归咎于宗教和种族偏见；而勃尔顿家族素以开明和容忍的精神而自豪。早在一百多年前，伦敦和莱亨两处创办的勃尔顿父子轮船公司开始经营以来，他们一家就成为新教和保守党的忠实信徒了。可他们始终认为英国绅士即使对待天主教徒也应该公平。所以当那位不甘寂寞的老主人和他孩子的家庭教师——一位漂亮的天主教徒结婚时，他的两个大儿子詹姆斯和托马斯对这位几乎和他们年龄差不多的女人的出现，尽管心中怨气十足，但并不外露，只是默默地服从了上帝的旨意。他们的父亲死后，大哥的婚姻使本来难处的局面更加复杂化了。继母格拉迪丝在世时，他们哥俩真城地尽力护卫她，免受朱丽亚尖酸刻薄的伤害。对待异母兄弟亚瑟，他们也算是尽到责任。他们并不违心地装出喜欢他的样子，对他宽宏大度，主要是给他零用钱很大方，

听凭他自由自在。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在给亚瑟回信时，给他寄了一张供他使用的支票，话语虽然冷淡，但还是同意他的假期安排。除去旅途费用，亚瑟把剩余的钱一半都用来购买有关植物学方面的书籍和储藏标本用的夹子。随后便和神父一起动身作他阿尔卑斯山的初次旅行。

本来，他们想在日内瓦多玩几天，但一看到那刺眼的白色街道和尘土飞扬、游客如云的湖滨大路，亚瑟就皱起了眉头。蒙太尼里开心地看着他。

“你不喜欢这里吗，亲爱的？”

“我也说不清。这儿远不如我想象的那样。”

蒙太尼里笑了。“可怜的孩子，多不幸呀！算了，我们是来这里散心的，没有理由非呆在这儿不可。今天咱们在湖上划划船，明天一早就进山，好不好？”

“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就沿着这条河去找找它的源头。”

“那样的话，我们就去萨伏伊。”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动身去萨伏伊了。

他们穿越森林，爬上陡峭的悬崖，又走向深谷。傍晚雪峰在夕阳的反照下被映得通红。当那片红光在顶峰上逐渐暗淡时，蒙太尼里转过身子，轻轻地拍了一下亚瑟的肩膀。

“走吧，亲爱的，天快黑了。再呆下去，我们会迷路的。”

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阴森森的树林，向他们投宿的牧人小屋走去。

到了晚饭时候，蒙太尼里走进房间，亚瑟在餐桌那儿等候他。

“喔，神父，快看看这只滑稽的小狗，它竟会站起后腿跳

舞。”

看上去，那只小狗的表演完全把他吸引住了，就像他刚才被落日余辉的奇观所吸引一样。当他逗着小狗要把戏的时候，那脸泛红光、腰间系着白围裙的女主人双手叉着腰站在一旁，一边看一边笑着。“能够玩得这么开心，一定是个无忧无虑的人。”她用当地方言跟她女儿说，“多漂亮的小伙子呀！”

亚瑟像个女学生似的满脸涨得绯红。女主人看得出来，亚瑟已经听懂了她的意思，看着亚瑟的窘态，她笑着走开了。

第二天清晨，当蒙太尼里醒来时，亚瑟早已不见了。天没亮他就去高山牧场“帮加斯伯赶山羊去了”。

可是早饭刚开不久，亚瑟就光着头，背着一个两三岁的农家小女孩，手里拿着一大束鲜花，急冲冲地跑进屋子。

蒙太尼里微笑着抬起头来看着他。

“你到哪儿去了，淘气鬼？不吃早饭就满山乱跑啦？”

“噢，神父，简直太开心了。日出时的群山太壮观了。”

他把孩子放在膝头上坐了下来，帮她摆弄那束野花。

蒙太尼里坐在那儿逗着小孩玩，抚摸着她的头发，给她讲些动听的故事。

“我真不知道你会和孩子玩得这样好，神父。”一个小时后，当他们漫步在阳光明媚的牧场上时，亚瑟说，“那孩子一直在看着你，你注意到吗？我想……”

“是吗？”

“我是想说——在我看来，教会不允许神父们结婚，这的确是件憾事。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知道，教育儿童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从小就受到很好的环境熏陶，对他们的成长太重要了。一个人所从事的事业越高尚，他的生活越纯

洁，当父亲也会越称职。我确信，神父，如果你要没有发过誓——如果你结过婚——你的孩子一定非常……”

“嘘！”

这突然的轻声一嘘，使得随之而来的沉默显得额外沉寂。

“神父，”看到对方那阴郁的脸色，亚瑟心里异常难过。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你觉得我刚才的话错吗？当然了，也许我说错了，可是，当某种念头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时，我没法不去想它。”

“也许，”蒙太尼里和气地说，“你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你自己所说的话。过上几年，你的看法就会改变了。眼下咱们还是说点别的吧！”

在这理想的假日里，他们一直保持着十分融洽和谐的气氛，这是第一次出现裂痕。

从萨伏伊出来，他们翻过泰迪纳瓦山来到了马提尼镇。由于天气闷热，他们在那儿停下休息。午饭以后，他们坐在旅馆的阳台上，那里既可乘凉，又可一览群山美景。亚瑟拿出他的标本盒，边看边用意大利语和神父认真地讨论起植物学。

这时，有两个英国画家也在阳台上坐着，一个在写生，另一个在懒洋洋地闲扯着。他似乎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两位陌生人也许懂英语。

“别再画你的那些风景了，威利，”那个闲坐着的人说，“还是画画那个对着几片羊齿叶发呆的潇洒的意大利小伙子吧！瞧他那眉毛的线条！只要把他手里的放大镜换成十字架，再把他身上的短衣、灯笼褂换成罗马圆角大法衣，你就可以惟妙惟肖地画出一个地地道道的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了。”

“该死的早期基督徒！吃饭时我坐在这个小伙子旁边，他

对那只烤鸡就跟对这些野草一样着迷。他的确够漂亮，那张橄榄色的脸更是迷人，但他远不如他父亲的脸富有风采。”

“他的……谁？”

“他父亲，就是坐在你前面的那位先生。怎么？你不想画他？他的那张脸多庄重呀！”

“你这个蠢货。你这个只知道做礼拜的循道宗教徒！见了真的天主教教士都不认得吗？”

“教士？我的天啊，他果真是个教士！对了，我连这点都忘了，教士是发誓不结婚的，还有些别的诸如此类的戒条。好了，那么咱们就发发慈悲，把那孩子当作他的侄子吧。”

“这些白痴！”亚瑟喃喃地说着抬起头来，用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看着神父，“可他们毕竟做了件好事，说我长得像你。我倒真想是你的侄子……神父，你怎么啦？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

蒙太尼里站起身，用一只手压在前额上。“我有点头晕，”他用一种极虚弱沉闷的声音说，“也许今天上午我在太阳底下晒得时间太长了。我得回去躺一会儿，亲爱的，没关系，可能是有点中暑。”

在卢森湖畔逗留了半个月以后，亚瑟和蒙太尼里经过圣哥达山口回到了意大利。“好好谈谈”这个令人不安的念头不断地困扰着蒙太尼里，不管怎么说这次度假应是继续那次谈话的好机会。直到度假的最后一个黄昏，他突然意识到，如果他觉得非说不可的话，就必须马上开口。他们那天住在鲁加诺，准备翌日动身去比萨。他起码要试探一下，他唯一疼爱的人在目前这场关系着意大利命运和前途的政治斗争中究

竟涉足多深。

“雨停了，亲爱的，”太阳落山后蒙太尼里说，“这是咱们观看湖景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出去转转，我想跟你谈谈。”

沿着湖岸他们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并排坐在一排低矮的石头墙上。

“我现在想弄明白，就是今后我们之间到底应该怎么相处。因此，如果你……”他停顿了一下，又慢慢地接着说，“如果你认为自己还能像从前那样相信我的话，那么咱们接着上次在神学院花园里的那个话题继续谈。我希望你能确切地告诉我，你在那条路上究竟走了多远？”

亚瑟望着远处的湖岸，只是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

“如果你愿意讲的话，我想知道，”蒙太尼里接着说，“你现在是否用某种誓言约束着自己，或者……用其它别的什么方式。”

“我没有什么说的，亲爱的神父，我并没有约束自己，而我自己是受到约束的。”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宣誓有什么用？那并不能约束人。只有你对某件事情有了感受，你便会受这种感受的约束。否则，你是不会受到任何约束的。”

“那么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情……这种……感受是不能改变了？亚瑟，你仔细考虑过你所说的话吗？”

亚瑟转过身来，紧紧盯着蒙太尼里的眼睛。

“神父，你想知道我是否相信你。难道你就这样不相信我吗？真的，如果能告诉你的事情，我会告诉你的。不过谈论这种事情是没有用的。我现在不会，将来也永不会忘记那天

晚上你与我的谈话。可是我必须走我自己的路，沿着光明走下去。”

从蔷薇丛中蒙太尼里摘下一朵花，把花瓣一片片扯下来，扔进湖里。

“你说的对，亲爱的。是的，以后我们再也不去谈论这类事情了。真的，似乎话说多了也无益。走吧，咱们回去吧！”

三

亚瑟在学校里刻苦学习，忙得很，但每周他还是设法去探望蒙太尼里一两次。他总是带上几本难懂的书去请教神父。蒙太尼里观察——更确切地说——是感觉到，在他们之间已经存在一层难以理喻的无形障碍。所以，他处处小心，不让亚瑟看出好像他在努力保持他们以往的密切关系。而五年来一直是亚瑟心目中理想的英雄——蒙太尼里，如今在他的头上又增加了一道光圈，似乎他有可能成为自己新信仰的先知。他热情急切地聆听着神父的教诲，试图从他的谈话里捕捉到某些与共和理想有着内在联系的东西，并且认真钻研各类福音书，为在基督教的发端阶段就具有民主倾向而欢欣鼓舞。

正月里有一天，他去神学院还一本书。听说院长不在，他走进蒙太尼里的私人书房，把书放到书架上，刚准备离开，桌上放着的一本书的书名突然映入眼帘，那是但丁著的《帝制论》。他读了起来，而且越读越入迷，连房门的声音都没听见，直到蒙太尼里在背后招呼他，他才恢复了常态。

“没想到今天你会来，”神父边说边扫视了一眼那本书的题目，“我正打算派人去问问你，今天晚上能不能来一趟。”

“有很重要事情吗？我今天晚上有个约会，我可以不去，如果……”

“不，你明天来也可以。我只是想见见你，因为下星期二我就要离开这儿了。我已被派往罗马。”

“去罗马？多长时间？”

“信上说，‘要过了复活节’。这是梵蒂冈来的命令，我现在忙着安排交接工作，帮助新来的院长作一下安排。”

“这里的新院长确定了吗？”

“卡尔迪神父被任命为这儿的院长，明天他就来上任了。”

“这是不是有点儿太突然了。”

“是的，不过……你知道，梵蒂冈的决定常常到最后一刻才通知。”

“新院长你认识吗？”

“没有见过面，但他的声望很高。据那位常写书的贝罗尼主教说，他知识渊博。”

“你这一走，神学院的人们会非常想念你的。”

“今天下午你没有事吗，亚瑟？”他停了一会，说，“如果你有空的话，我希望你能在这儿多陪我一会儿。我有点儿不舒服，在临走之前我想尽可能多看看你。”

“可以，我是约好六点钟去的。”

“是去开会吗？”

亚瑟点了点头，蒙太尼里慌忙换了话题。

“我想跟你谈谈你自己的事情。”他说，“在我外出期间，你需要另找一位忏悔神父。”

“那么你回来后，还能继续做我的忏悔神父吗？”

“我的傻孩子，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我当然是指在我离开这儿的三四个月期间了。”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别的事，亚瑟站起身来。

“我该走了，神父，同学们会等我的。”

蒙太尼里一时的欣慰顿消。

“到时间了？我心中的愁绪几乎驱散了，好了，再见吧！”

“再见。”蒙太尼里突然又冒出了这么一句，接着他又坐下来继续写他的布道文稿。

当亚瑟走进那间房子时，学生们正在开会。他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儿时的伙伴，华伦医生的女儿。她正坐在窗边一个角落里，全神贯注地听着其中的一位“启蒙者”——穿着件破旧的外套，高个子的年轻伦巴第人对她的启发。看得出来，她近几个月变化很快，尽管一身学生装束，背上拖着两条浓密的黑色长辫，但是看起来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青年了。她身着黑衣服，由于屋子里阴冷透风，她用一条黑色围巾紧紧包住头，一支丝柏叶别在胸前——这是青年意大利党的标志。那位“启蒙者”正在情绪激动地向她述说着卡拉波里亚山区农民的悲惨境遇，她坐在那儿，一手托着腮，两眼凝视着地面。在亚瑟眼里，她仿佛是一个为失去的共和国在默哀的自由神雕像。

“你也来了。琼！”亚瑟向她走过去说。“琼”是她小时候接受洗礼时所起的古怪名字“琼尼弗”的错称。她的意大利同学都称她“琼玛”。

她惊讶地抬起头来。

“亚瑟！喔，我不知道你……也是这个组织里的！”

“我也没想到你。琼，你是什么时候起……？”

“你不知道！”她立刻打断亚瑟的话，“我还不是成员。我只不过替他们做过几件小事。你知道，我碰见了毕尼——你认识卡洛·毕尼吗？”

“当然认识。”毕尼是莱亨支部的组织者，只要是青年意大利党的成员都熟悉他。

“嗯，他告诉我他们的一些事情，我请求他让我参加一次大学生的集会。”

“噢！会议就要开始了。”

演讲的内容是有关理想的共和国和青年们应尽的责任，尽管演讲者本人对所讲演题目自己也并不十分透彻地理解，但亚瑟却十分虔诚而敬佩地聆听着。在这个时期，亚瑟根本没有判断力，在接受道义的理想理论时，不管是否能够消化，总是全部吸收。演讲之后就是长时间的讨论。集会结束后，学生们三三两两地离去，这时，亚瑟向还坐在屋角的琼玛走去。

“和我出去走走吧，琼。你现在住在哪儿？”

“在玛丽埃塔家。”

“是你父亲的老管家婆？”

“是的，她住的地方离这儿很远。”

两人又没了话，低着头走了一会儿，忽然亚瑟说：“你现在17岁了，对吗？”

“10月份我就满17岁了。”

“我一直了解你的，知道你不会像其他女孩子那样一到成年就开始忙着参加舞会或别的社交活动。琼，亲爱的，我一直在想，你会不会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

“我也常常这样想。”